

32658

5



封禪于準以年
不叙河渠以事
類叙應德
請封禪書乃見
太史公手筆
名寧
此書以命字德
字符瑞字為關
鍵又連用蓋字
若字云為矣字
皆極有意以棟

史記鈔卷之十四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
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一篇帽子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
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
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
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述祭祠名封禪
財貨名平準蓋
皆寓說焉然唯
以封禪為主歷
看去乃見中間
血脉及布置安
插之妙有關鍵
有結構漢書改
為如祀志便散
漫少味 文潔

此封禪張本

或起後或承前
處最密當看

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嘗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歺。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

上淫德好神刺
此兩脩德却是
諷 文潔

此肅怠字不甚
重揚用修評未
徹蓋恐譏刺意
太露特用平語
銷之 文潔

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歿。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歿。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

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音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

此武帝作壇時
張本

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音字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

句法甚錯綜
文彙

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

以年月事齊秦
如一國事 應德

此暗符瑞見而
臻泰山 應德

無懷氏至周成
王十二君皆受

命封禪者也
用修

云去山在梁
父東

此所謂暗符瑞
而臻泰山者也

丙仲

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以下俱幻不經見魯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管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

設以不可得之物

所謂靈茅也

夷吾所以佐霸者有權設也
先寧

漫入保公一段
豈以繼以前嘗上天之言

此所謂使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目不暇給應德不經之論將無作有

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

以鼎證封禪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
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
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
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
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
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
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
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亾，而鼎沒于泗水。彭

此段正朔張本

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
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
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
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
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
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

以上歷代祀天
地或祠山川或
祠羣帝凡以祈
福田耳非必如
秦漢專為告功
德以誇後世也
文格

道先藉也。藉
未蒙也。

不淨于諸儒生
之議而強為封
禪及聞諸儒生
之說而又轉而
編祠名山川以
及神仙之說神
仙者又遂封禪
而乖其所之者
也。

山之土石艸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

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饗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瑯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

此求神仙張本

叙三山若有若無文圖活有勢甚可玩不明指破而誕妄自見以此語意象度之三山似即今海市文繁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

極意粧點皆寓識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丙仲甘心謂甘嗜之心不能已也

此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郊時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為漢武事張本用修

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襍異焉與月神無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

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
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
始皇所立石書。芟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
秦。三年而二世弑。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亾。
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畔之。皆譎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
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
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
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

此一段收拾

證起二句

樞紀祀典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
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
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
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
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
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
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
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
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

敘得錯綜 應德

八書
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
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
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
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駢駒四灞
產長水灃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
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嶠山之屬
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
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
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

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
邽有天神灃瀆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
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
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
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
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
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駒木禺車
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

○奇語

叙秦始終與漢
武一律子長之
意微矣 李默

以高祖比武王
則有天下而德
未洽日不暇給
者也 用修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
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
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
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
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
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
祝官有秘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
祖之微時。常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
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

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
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
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
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
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皆謂祭時房
中堂上歌先
祖之功德也
東君日也先
炊古炊母之
神巫保族纍
二神名巫先
謂古巫之先
有靈者施糜
主施糜粥之
神

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

詔祝釐官罷祝
可而因歲穰而
增幣不可

駕船被馬之
飾皆具也
言二水祭時
各加玉璧二
枚

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
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
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
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
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
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
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
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

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
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
博士，與諸生艸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
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季，朕祈郊上帝諸
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
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
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
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

帝者天也五帝且實而况廟乎

刺音同刺謂采取之也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賚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

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暗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泰山何也蓋曰匈奴教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

用修

文帝聖主也稍信機祥而治遂衰微意蓋如此

文繁

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皆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

提漢武許多事
在此教句
尤敬鬼神之祀
是篇中冒頭

先寧
摺誕也言誕
多于紐帶之
間

明年為元光
元年

武帝封禪事神
等事蓋諸符瑞
見而臻泰山祇
爾而過者也
用修

太史公撰封禪
書而雜引歷代
祠祀志蓋牽于
武帝時方士所
稱禱祀之說寔
非封禪本義也
是一小傳文精
簡造語工叙事
有味態 文潔

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

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武帝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悲哀故子歿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武帝外祖母則是臧也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皆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

上言一坐盡驚
此言一宮盡駭
太史亦作對語
耶用均

至漢武始以封
禪為不死之術

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桓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

此三段叙事簡明而各結天子令祠三句伸縮倒換妙甚用修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牟用牟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

史遷書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與子瞻

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

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

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

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

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

年齊人少翁者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游水縣名發
根入姓名

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

神君即病巫
之神公之巫
言也

蕭然形容最得

崇潔自後除
然後入

以漢武之雄而
昏迷至此其病
根總只貪為苦
海 乞寧

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大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臯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臯音誰

封禪張本

大之誕妄武帝
之輕信着意模
馬 文潔
中得也言不
相得也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

按洞真記云元
禹五年卸支國
貢馬肝石半青
半黑如馬肝春
以和丸轉之丹
用拭髮白者皆
黑帝坐群臣於
甘泉有髮白者
賜試皆黑酷烈

不雜丹砂不可
近髮齊人李少
翁以神仙惑帝
帝乃以馬肝石
和丸轉神明丸
賜少翁少翁或
即成文也令人
見景帝有食肉
不食馬肝未為
不知味之語遂
謂文成食馬之
肝而死非也

言得藥大如
鴻進于般又
若飛龍在天
也

因大言當有親
屬遂以衛長公

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
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
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灰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
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入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

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

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

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

主妻之昏何甚也
用均

大主武帝姑
實太后之女也

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
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
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
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

款刻也。識簡
表識

曉暹武紀作
晏溫揚公凡
日出太早則
陰雨日出稍
晏則晴霽故
謂晴為晏
曉暹疑即氤氳
字。文繁

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
鈎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縷無款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
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至中山。曉暹有黃雲蓋焉。有麋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
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管泰帝興
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

獸為符蓋指所
射鹿文案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鴈。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鶩鼎及鼈。不吳不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

誕妄可嘆只是
聖巷小說話

文繁

謂封守之中神
靈當祭告者居
七千也 丙仲

謂有非毀鬼
神之人乃斷
理而誅斬之
卿見武帝事征
伐好神仙則曰
黃帝且戰且學
仙惧人攻其邪
妄則曰斷斬非
鬼神者此小人
極意逢迎之態
專權固寵之術
也 以棟
語大鄒俚史公
特以誕妄述之
不知乃遂附青
雲不朽 文繁

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歿。上曰。申公何人
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
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
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
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
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晉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
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

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
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歿葬雍。故鴻冢是
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
門者。谷口也。黃帝采晉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
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
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

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醢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日。

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

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方士之說唯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家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後進其說為華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東漢天子射牛示親殺也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將偽封禪也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陞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

此又繳入求神事

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

明日下隔句着丙辰字亦見文法

本管仲之言

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襍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

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

此又徵入求仙

第

武帝封泰山求

神仙專送子侯

上封處而子侯

則歿矣故持著

之元神仙不足

恃也 用均

東井秦分野

也後衛太子

兵亂三能三

公後連坐誅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即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歿。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朝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

此又徵入求仙
事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

此又徵入求仙
事

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晉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

內中以復蓋言
房內之中間也
用均

傳會巧 文初宗

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
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
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
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
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
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
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
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未曉其制度。濟南人

或音謂公玉姓帶名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
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

連後事觀之

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
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
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祠其
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

此又繳入求仙事

早則黃帝乾封
災則黃帝靈臺
火巧言如黃信
笑用均

術士每以黃帝
作証何其誣聖
耶君謹

正月為歲首行
夏之時也故華
曰漢改曆予之
也辭亦嚴矣
季默

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母脩封禪。
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
然益遣冀。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栢梁裁。十二月甲午。
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
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相附

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
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即勇之。乃曰越
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
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
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
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夏

迎年大言析
年也

至此又總叙而
新之叙詞簡明
新意微婉 李燾

今天子以下至
禘終摠括武帝
封禪求神之事
而結之曰然其
效可睹矣蓋婉
其詞以說之也
用修

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丁^姓夫人^名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幻匈奴大宛焉。其明
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饗具芬芳不備。乃令祠
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
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
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
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地名}。命曰迎年。上許作之
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歿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
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
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
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
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
五年。復至太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
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
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句奇}之祠官

德武帝一生封

禪

諸字是統括

字舉明年凡

山以統其餘

也

末微云終無有

驗又云無有效

天子亦怠厭而

猶或異遇其真

邪說之惑人如

此夫 允寧

文幾三千言而

前後血脉貫穿

如一句摠屬一

幻字

贊語又摠括一

篇之意巡祭封

禪方士祠官括

盡武帝之事論

次自古以來用

事鬼神者則自

舜以來之事皆

包括之矣表者

其外之儀文也

裏者其內之德

也 用脩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

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

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

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

有司存

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于齊桓再見于秦始皇

再侈于漢武齊公秦始皇特侈心生故因之以

告神明頌功德夫非以求仙人不歿之術也及

秦皇東游海土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

祠祀秦雖編祠名山川亦非盡為封禪也漢武

初立輒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樂大公

孫卿勇之屬互為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矣

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以棟

史記鈔卷之十五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四省商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徑緯可睹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
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

作毳後類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
敗乃分也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
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
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于楚西方身及諸川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
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
蓄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
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鄭國能治水
故曰水工
中作謂用功
中道而事未
竟也

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
以億萬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
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
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
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
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或好風之如所
言
簡質而明畫
文潔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相雅如此食鄒音輸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蓄。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末二句稍有勢
文潔

表者巡行穿
渠之處而表
記之不是名
也

亦自簡質可玩
文潔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

事情甚多而以簡語盡之又甚明白且有勢可

見漢文之妙比前二奏更為精峭三奏可得論事法

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邴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

捷者楸于水
中填以土石
令水稍殺其
勢

三般甚豪有氣
是雄才帝王之
作 文繁

水還舊道則
群害消涂神
祐旁沛
言不因封禪
巡狩而出不
知關外有以
水

河決捷不能
禁故言蓄

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
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
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
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
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
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
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
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今將奈何。皓皓

盱盱。今閭殫為河。殫為河。今地不得寧。功無已時。

今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魚沸鬱。今柏冬日延。

道弛。今離常流。蛟龍騁。今方遠遊。歸舊川。今神哉。

沛。不封禪。今安知外。為我謂河伯。今何不仁。泛濫。

不止。今愁吾人。齧桑浮。今淮泗滿。久不反。今水維。

緩。一曰。河湯湯。今激潺湲。北渡迺。今浚流難。塞長。

茨。今沈美玉。河伯許。今薪不屬。薪不屬。今衛人罪。

燒蕭條。今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今楗石菑。宣房。

塞。今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渠名。引堵水。一作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按書中歷叙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溉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以棟

幣錢也

此文極其變化

應德

亦是誘書規格
與封禪書同然
封禪猶多微詞
此則直指其失
精核無剩語是
漢文本色中間
收羅諸事不一

史記鈔卷之十六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
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史記鈔卷之十六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
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至太史公之文當以平準為最漢武亦文景之後
耗廢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摹
寫極工

首提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

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

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

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業以

一排列而無不
曲盡筆力最高
有好勢妙處全
在抑詭繳抗
文繁

漢興多事而貧
若此然高祖重
高賈之律而後
乃以商賈子弟
為吏此甚失也
用均

漢制之善

榆莢錢也

附入却烟波

孝景承文帝而
賣爵除罪故用
是而因得以益
造苑馬以廣用
此一句結景帝
事而宮室與馬
益增脩向又以
生武帝宮室之
脩由此日麗之
意用修

將言漢武之耗
財必先言其富
溢以為起岸

猶低昂也

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
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
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
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
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

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勾

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

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

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

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

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只用本色語畧不藻飾而筆勢從橫盡鋪叙形容之妙覺更佳

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物盛而衰之驗也

叙四處兵費文

甚錯綜有勢

文繁

三者皆兵事也何等錯落有法

國費無甚于用兵

孝武承文景之後耗費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模寫極工

興利是本指兼及四事篇中所

述大約不出此五經案錯挿入

机軸在有意無意之間

取河南地在元朔二年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教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馬三僮而不得聚會守閭闔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若決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

第一變

結上生下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人名彭吳

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

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

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

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書中連曰數萬人十萬餘人二十萬餘人六十萬人又連曰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五十萬金百餘鉅萬以鉅萬計以億計不可勝數之類皆以著其勞民傷財之寔也 以棟東至漢書作東置此誤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續也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

陳久也

歸貯也

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

武功進用選舉

凌遲

公孫弘絕下張

湯峻文接上官

職耗廢之意

用修

張湯革治獄之

慘亦從賣爵太

濫未故入平準

書此太史公見

得透處

更見知不舉

初為故縱

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

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

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

又一喚醒

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

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

仍再出擊胡獲晉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

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河費人口初先是往十餘歲河

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

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

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

功利二字該盡
武帝所行事
用修

此當與河渠中
所叙泰看伸縮
汰各森然允寧
三言作者數萬
人而以各歷云
云德之詞煩不
殺森然有法
用修

此一節議論正見國家耗費本

輕未重暗應前

高帝逐末一段

總上伐胡穿渠

賑貸三項

滯言居積停

滯塵久也

廢出賣也居

停蓄也居賤

物于邑中以

待貴曰居邑

縣官空而富賈

蹠財不佐國家

之急故更錢造

幣以贍用而推

浮淫兼并之徒

上下文意相承

用修

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月。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

第七變

勸分

移食

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

賈。或蹠財役貧。轉載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

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

摧浮淫兼并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

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

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

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

金為中銅也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

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

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

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

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

直五百三曰復小音安狹長也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

死綱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第九變以東郭

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

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

嚴應○為○吏○者○長○子○孫○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

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

太史公真以酷
利二事相成故
其錯綜之妙如
此著意

秋毫言百物
毫芒至秋皆
美細也
次興利酷吏錯
綜妙甚

兀叙出擊胡其
虜級賞賜士死

費俱一律相應
欽佩

孔僅咸陽所言
前之屬少府者
其利微今改屬
大農則其利盡
此聚斂之臣飾
說以蓋其私也
牢廩食也盆
者煮鹽之盆
也
欽以鉄為之
着左趾以代

肘也

借係也以貫
錢也
謂各自度其
財物之多少
也

齊皆也

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

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

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

磨取鎔焉天農上鹽鉄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

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鉄器煮鹽者鉄左趾沒入其

器物郡不出鉄者置小鉄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

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鉄作官府除故鹽鉄

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

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

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

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皆算輶車賈人

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賁貸買居邑

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叙式事太詳漢書即摘此別式傳似得體但史公本意蓋不欲為式立傳故附此叙甚有波有態語字亦皆雅潤可玩 文家

入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儘意描畫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

卜式傳

莫然接卜式

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

及應前富商大賈不佐國家之急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歿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

戎邊也

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

章○集○

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

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

突接

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

第十○三○變

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賣爵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

可見卜式亦動上興利之心者，遂與僅等例言之。

始因費耗高賈，偏重茲曰興利，縣官自爲商賈，矣可慨哉。

此一段摹寫酷吏興利展轉相成處曲盡變化無慮皆鑄金錢向應前鑄金錢之禁生焉而生下用酷吏之由用脩博士循行郡縣由犯鑄金故入平準書

鑄錢令者以商賈之踴財不佐縣官之急也尊卜式者以其佐縣官而尊之也

謂多姦巧雜以鉛錫也赤側以赤銅為其郭也

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

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

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

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

張湯方隆賢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

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

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

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令

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歿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

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

至此始以刑法合食貨

言大畧歸于鑄錢無他事從慮

姓各生言

湯成而民不思
所以斷制酷吏
之罪用修

上林苑屬官
有均輸鍾官
辨銅三令

反謂反使從
輕也劉德為
京兆尹多所
平反是也

上句結上舉行
鹽鉄美濬告緡
之事下句生下
水衡上林財物
衆而興池苑宮
室等事用修

欲叙其興利必
于耗費不徑處
種着冷眼

戰逐謂戰鬪
馳逐也

既富生侈弘羊
等得無罪乎
元寧

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
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成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
側錢賤。民巧濫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
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
史廷尉正監分曹往。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
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
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
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
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

平準
卷十六
十二

度猶運也

齊民中國被

教齊整之人

凡鬪雞勝者

為株送引也

言戲博之徒

能入錢得補

即也

即選衰亦物盛

而衰也亦應吏

道禱之意用修

燒草下稻種

耕水耨

停候激循衛
邊之備

監河東隴西
之守以不辦
抵罪

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
 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鎖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
 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

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
 守以行往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
 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
 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此印昆明池
所習樓船卒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
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
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
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
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
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
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

式願輸財于邊
而富民莫應于
是乎有告緡之
令。式願父子死
邊而諸侯莫應
于是有耐金之
罰。然則帝之奢
侈無度。未必非
式逢君之惡。故
之也。季默

視諸侯金有
輕重也。
侯歲獻金助
祭。飲耐金。
金少不如斤
兩。王削侯。免
言。蓋既善而
器又思故買
賣貴也。

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
者往歿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
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
父子歿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
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飲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
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
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

卜式以益鉄器
舩算事而上不
悅故賦秩而弘
羊益用事為均
輸平準蓋籠天
下之貨物使商
賈無所牟大利
而封賞大費皆
取足大農矣
用修

擅徑也惟取
用足不預徑
常財賦也
不敢言擅賦
以詭譎取容
又以二守不辨
自殺之故也
用修

僦費言所輸
物不足償其
在載之費也

平準之利有三
先時想各于出
處賦利薄今皆
令轉販于貴處
賦則厚利一官
治車諸器僦費
減二貴賣賤買
物價由上制奪
商賈利三德應
物騰躍及賦輸
不償僦費二句
平準主平物價
雖借名于平寔
籠天下利
文潔

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
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母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
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
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
縣為以訾給。母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賈時商賈。
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
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

欽至平準極矣
故于此終見其
通乎天心如此
所以深致其惡
也

平準書先叙漢
事而贊語乃述
自古以來微寓
詞于武帝叙事
之變體也 用脩

此數語一篇命
意之要而物盛
則衰一語又為
此數語之要
用脩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
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
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
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
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
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
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
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
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
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不及本朝而以秦為言若此其旨深矣

名錢為刀以利于民也

如以富者不依縣官而故告得以及民奸法而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既曰無

異又曰曷足怪不平之意見于言外可謂曲而有體矣用脩

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

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自史公始有此文稅以前無有他篇以議論代叙事此却以叙事代議論
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海內蕭然戶口減半備著始終相因之變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鳴呼旨哉

東坡

